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  
第八回 虞子厚探親東昌府 郭丕基倒楣鎮江城

卻說施子順從歇業回到京裏，依舊開了一個剃頭店，又慢慢的巴結上了幾位闊京官。人家曉得他是打廣東回來的，也有人要打聽點廣東事情。施子順便捕風捉影的說了多少。末後說到宋媒婆，怎樣的得寵，怎樣的有權，候補實缺，老爺們如某人某人，無一不走他的門路，口若懸河的說了一遍。剛剛有一位都老爺聽見了，便依著他的話開了一張名單，過了幾天，上了一個折子。折子發到軍機裏，就派了一位侍郎，到廣西去查辦事件。說是廣西，卻就是廣東的事，因為怕漏泄了，所以說是廣西。等到了廣東，便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，原是鄭重機密的緣故。但古來說的好：朝內無人莫做官。拿著一位廣東撫臺，怕沒有幾個耳目在軍機裏？這裏欽差還不曾請訓，廣東已是知道了。並且所參的事件，都得了詳細。撫臺想不出法子，然而他那愛護宋媒婆的意思，還是照舊。把他喊進衙門告知他所以，又叫他搬到別處去住，等欽差來了，好同他硬賴。那曉得宋媒婆卻又是一番主意，祇裝作一個無可如何的樣子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說：他家窮的很，搬到別處去，亦是沒有生意。祇有抵椿這條命交給他們罷。他這一回做作，倒把大人並太太弄得沒有法子。後來，還是宋媒婆說：「我還有個兒子，心上本想給他捐個小功名，到廣西去，自己亦就跟著他去混。無奈總是弄不到錢，祇求大人看著，賞他一個什麼東西。或是功牌，或是獎札，能夠混飯吃的東西，那是就好了。以後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大人、太太的好處。來世變牛變馬，來報效大人、太太。」

大人這時候心裏也有點明白，但還拿不定宋媒婆是求告他，還是挾制他？好在這個時候是捐局林立，且又減折上兌，便宜得很，便問了他兒子的名字。大人說「有福」兩個字太蠢，改了個「攸福」罷。又問：「他姓甚麼，還是就寫宋攸福？」宋媒婆道：「隨意改個姓罷。他的爹本姓衛，就是衛攸福罷。」大人就招呼出去，填了一張縣丞的實收來。又給了三百銀子，又替他寫了兩封信。一封是給廣西藩臺鄒士賢，一封是給邊防大臣舒春元的。當日宋媒婆謝了又謝，回到家裏收拾東西，暗暗的同著兒子到廣西去了。這邊的事，無非是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八個字的枕中秘訣，含糊過去，也就不必再提。

卻說衛攸福到了廣西，賃屋住下。衙參已過，還不敢張揚，打聽廣東這邊無事，纔托大了膽，去投了藩臺的信。哪知這位鄒大人已經告了病，專等批折回來交卸。這封信雖是投進，竟如石沉大海，連點聲息都沒有。衛攸福過了半年光景，漸漸的覺得用度大了些，祇得求人去辦分府的事。衛攸福雖然到省日淺，幸虧有的是錢，錢卻很能說話。果然成功，就分到太平府去。太平府離龍州最近，便趁空一直來找舒大人，投了信。

諸公要曉得，這位舒大人本是一個營兵出身，從前長毛造反的時候，也曾出力打仗。後來慢慢的升了起來，一直做到提督，做了廣西的邊防大臣。他是大鴉片煙癮，一天總要四五兩煙方得過癮。這四五兩煙，要是起的晚點，就是鎮日吸也還吸不了，這不是句瞎話麼？不知道這位舒大人，嘴裏吸的煙不過一兩多一天，那屁股裏吸的煙，總得要三四兩一天。列位一聽這話，要說在下說謊，那有人能屁股裏吸煙的哩？還是把煙槍塞在糞門裏不成？卻不是這個講究。因為舒大人從前打仗的時候，就有煙癮。不吸足了，馬也騎不上。要吸足了，這一天祇夠吃煙了，那裏還有功夫打仗？就有一班同營裏的老手，傳了他一個法子，是把煙膏調厚了，搓成一個條子，或是一個餅子，塞在糞門邊。不多一刻，煙膏順著這一呼一吸的氣，就進去了。有時或是用張荷葉，塗上煙膏，貼在那裏，也是一樣，荷葉上到是淨光一點不留。這是吃煙的一個最上的妙法。諸公不信，不妨試試，便曉得在下不是說謊話了。

當日舒大人得了這個法子，大是高興。後來屢屢打仗，卻從不曾誤事。這時做到邊防大臣，一呼百諾，原可以不再用屁股幫忙。但是，他已變成一個兩路煙癮，嘴裏無論吸多少，總是無用，非得屁股眼裏吃夠了不成。在這廣西邊境日久，幸而邊防無事，那帶的營頭的名額，就十分中不滿三分，餘外的卻是他上了腰了。姬妾眾多，這邊防大臣能有幾個錢，無非是多吞幾分名餉。由他而下，一層層剝削下去，非但假名字的自然領不到錢，就是真名字的，也就所領有限。那些勇丁幾次鼓噪，舒大人沒有法子，祇得把營規格外放鬆。從此這些兵丁就無惡不作，看看這奸淫擄掠，都是些本等的事了。舒大人弄到後來，也曉得尾大不掉，卻又沒法子想，祇想換個地方，把這個擔子給別人去挑。

現在正是胡弄局的時候，恰巧衛攸福趕來求見。上過手本，投過信，在外邊等了有四五個鐘頭，纔得傳見。舒大人還問了制臺的好，又道是：「現在沒有安插的地方，如果將來邊防保案上附個名字，倒還可以。」衛攸福祇得請安謝了，又重複說道：「卑職此來並不在乎薪水，自己曉得年紀輕，是打算借此操練操練的。」舒大人道：「很好，既這樣說，我這裏有一個文案，他正要進京去。你如能辦，就委曲你罷。」衛攸福雖然肚裏不見得十分通達，卻得宋媒婆替他請先生教了多年。所以尋常的東西，也還看得下去，祇是不曉得格式，動起筆來就不成功。但是要說不能，當下又恐怕把這個事錯了，更沒有事。這纔打定主意，姑且答應下來再作打算。天下這樣顧前不顧後的人，卻也不少。當時重複起身謝過，舒大人便招呼他過天就搬進來罷。

衛攸福下來，便去拜前手的文案。這位文案姓虞，名承澤，號子厚，是個湖南人。本是一位佐雜，在邊防案裏保過了知縣。看見舒大人的舉動，心上頗為擔著憂慮，怕的是一旦邊防有事，這些驕兵惰卒一個也不能得力，還怕這營規一壞，這些本營的兵就難免不倒戈相向。因此時常想告退，便托名要進京引見。舒大人祇不放他，後來見他屢次糾纏，纔答應了他，等請到人，就聽憑他動身。

當日，聽見有個衛攸福來接辦，心裏十分歡喜，便立刻請見。問答了一回，纔覺得衛攸福才有限，恐怕敷衍不下去。但是自己要走，也顧不得了。又約計這個把月裏沒有事，便也放心。隨即約定明日交代，交代過後連忙收拾行李，祇耽擱了一天，即行動身。卻沒有走正路，繞了一路彎子走，為的是怕舒大人還要來追他意思。走了多日，方纔到了廣西省城，祇因走得局促，忘記了原保大臣的咨文，心上十分焦躁起來。就有些朋友對他說沒甚要緊，祇要在部辦那裏多化幾兩銀子，就可以彌補過去了。也是虞子厚一時托大，便也不以為意。耽擱了半個月，張羅了些錢，便取道進京。一路水陸舟車，不必細說。

不一日到了京，住在香爐營二條胡同謝家的宅子裏。托人介紹了一位部辦，姓史叫伯方。虞子厚拜了他，又托他代辦此事。史伯方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事怕不成功，這是一定的規矩，沒有原保大臣的咨文，就很費力了。」虞子厚又對他切實拜懇，並說他情願多花部費的話，史伯方道：「我們的交情，原不在錢上。但是，這件事須要經幾道手，轉幾個彎，少了也怕不成功，大約總得這個數。」說著，便把指頭伸了三個出來。虞子厚道：「三百銀子有限的很，就是如此。」史伯方道：「好說，你老哥真會說。要是三百銀子，老實話，做兄弟的也不犯著伸這指頭哩。」

虞子厚這纔曉得，他說三千。當時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發，滿肚裏打算：這次帶來的盤纏費用一齊交給他，也不到三千銀子，這事如何是好？祇得下氣低聲，再四求告。不料這位史伯方牙齒咬得緊，始終一文不讓。虞子厚沒法，祇得訂期再談，悶悶的回到寓裏。剛下了車，跟班的便來說：「東昌府的專差來了。」虞子厚一面進去，一面問有什麼事？跟班的道：「聽說叔老太爺的病不好了。」說著專差也走進來，磕了頭，起來就把信送上。虞子厚拆開一看，乃是他孀娘的筆跡，心裏不禁一驚，臉上早已露出笑容來了。

原來他的叔子名叫堯年，是東昌府的同知，這個缺做過十八年了。東昌府同知的缺，本算山東第一個，叔子手裏頗可過活，祇因沒有兒女，從前本有要過繼虞子厚的話。因為把話說反了，堯年大動其氣，也就擱住。從此，叔侄之間格外生疏，便也不通問問。後來子厚因為要進京引見，弄不到錢，姑且發了一封信，說要想借一千銀子，以備出山的話。究竟一本之誼，堯年倒也極看得開，便如數匯到京裏。得了回信，纔曉得他住處。堯年年紀高大，早得了一個頭暈病，醫治總不見好。五月端陽這一日，到府裏去賀節，回來一下轎，一個頭眩，就跌到在臺階前，頭面碰在石頭上，已經皮破血出，不省人事。一時七手八腳扶了過去，纔慢慢的

還醒過來，還一連發了幾個昏。

他孀子曉得家裏沒人，要出了事更不得了。又覺著上次匯過千金到京，虞子厚就以前有點嫌隙，也可以解釋的了。這纔寫了一封苦切的信，專人來請子厚。子厚看完信，曉得叔子那裏並無弟妹，叔子一死，這分家私明明是自己的了，不禁樂的心花怒開。卻因為當著來人，趕緊裝出一付發急的樣子，連忙把眉頭皺起。無奈這兩道眉毛忒殺作怪，勉強把他皺起，他又散開來，到弄得子厚沒法。祇得一面叫來人出去歇歇，一面招呼家人收拾行李，雇車包站出京，把這引見的事暫且擱起。

第三天一早，便動身取路往山東東昌府來。走了十天半，已是到了。專來的人就先一步回去送信，子厚也就招呼車夫，一直拉到二府衙門口下了車。子厚的意思，以為他叔子是早已做過二七了，因此急不擇步往裏飛跑，忽見大門口還是兩個紅燈籠，心裏已有點奇異。又到二堂上，看見堂紅依舊，格外詫異，還當是新任的陳設，心裏卻老大有點發毛。剛轉進二門，有幾個家人站著時候，子厚也不及問長問短，一徑進去。到得廳上，忽然看見他叔子在那裏同一個人閑談。

子厚這一嚇非同小可，既已到此，沒有法想，祇得上去磕頭問好。那一位也就站起來走出去了。堯年道：「辛苦你，路上走了幾天？」子厚道：「聽得叔父病重，連夜趕來，幸得叔父病已全愈，真是吉人天相。」堯年道：「幸虧這位名醫，吃了幾貼藥就好了。頭上也祇擦破了一塊皮，今已結疤，並不礙事，並且頭暈也不發了。」子厚道：「這位先生手段卻是高強得很。」堯年道：「真正想不到，還能與你見面。但是你這次來，你引見的事怎麼樣了？」子厚道：「正打算驗到，就得了這裏的信，所以還未辦。」堯年道：「你耽擱幾天，還是趕緊去辦。但是累了你，又耽誤了你出山的日期，倒很對不住你呢。這裏風大，我們裏面坐罷。」子厚祇得跟了進去，見過孀子，寒暄了幾句，就忙忙的收拾一間屋子給侄少爺住了。

子厚心裏是滿肚不開胃，打算這分家私是穩穩的自己獨霸，那曉得他又會好了。出來坐了一會，正打算出來，忽然聽見小孩子啼哭的聲音。子厚心裏一跳，忙問道：「是那裏的孩子？」堯年道：「是你孀子的主意，替我置了一個妾。倒好，居然一索得男，現在還未滿月哩。」子厚聽見這句話，真如沸油澆心的一般，一言不發，把這照例恭喜的一句話也忘記了，坐在椅子上，身不由己的亂搖起來。堯年也不在意，還說道：「你一路辛苦，你到房裏歇歇去罷。」子厚這纔定了神，辭了出來。到得房裏一頭倒下，心裏十分不快，不免短嘆長吁了一回。隨即盤算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辛苦了這一回，至少千金是要送我的，就譬如我出來張羅盤費罷了。」

轉眼住了七八天，子厚說是要回京，堯年也並不挽留，備了一桌酒送了行，又封了五百兩銀子，還說了多少客氣話。子厚雖不十分滿意，嘴裏也說不出什麼，就打算仍舊按站回京去。繼又轉念道：「我要是沿陸到清江，到上海搭船到廣西去，自己去弄這咨文，所化也還有限，總比這部辦要我的少多了。這時候，就是衛攸福辦不下來，也是一定請了人。難道還會一定拉住我不成？」主意打定，便定了清江浦的車，一直到了清江浦。換了船，過了江，到得鎮江。住在船上，心上要想去遊一遊金山寺，卻又因為就是一個人，沒甚意興，便在滿街上亂撞。忽然看見江裏的炮船、兵輪，還有那炮臺上，都掛了旗子。五彩翻飛，映著日光，十分好看。子厚便拉著路上的人問道：「今天是什麼事？這般熱鬧。」那人道：「今天有個外國欽差過境，所以大家接他。大約不多一刻就到了，你瞧熱鬧罷。」子厚聽見，便也不肯回船，祇在岸上踱來踱去的等。

不多一刻，果然遠遠的望見黑煙一縷，從下游直揚上來。自遠而近，看看就將近到了。再看各炮臺、炮船上的，都是手忙腳亂的情形。等到船已到得面前，祇聽見轟轟的炮響，放了幾個之後，忽然停住。正在詫異，又聽得震天響的一聲，仿佛有一樣東西，隨著這火藥直沖到半天的樣子。這時候，不但子厚吃驚，就是別處看的人都覺得奇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件東西早已向人叢裏落了下來。大家死命的往外擠，發一聲喊，沖倒的、蹣跚的人實在不少。還有個買晚米稀飯、下餃子的擔子，早已擠倒地下，擔上的碗是砸了個粉碎，鍋裏的稀飯、餃子是潑得滿地。正吵嚷間，那件東西已下來了，不是別的，卻是一隻人手臂。大家擠著看，就有人曉得炮勇出了岔了。再看那炮臺上，還在那裏放炮，半天一個，好容易放完了炮，又奏西樂。那外國船上也還了炮，卻放得甚是爽利。

不多一刻，已經放完，然後啟輪上駛，炮臺上又吹了一回號，這纔大家卷旗押隊，紛紛下來。末後有兩個人，用一扇板門抬了一個人跟著走。在板上睡的人，卻是鮮血淋漓，不住「啊唷」、「啊唷」的喊。再後就是營官騎了馬，嘴裏還在那裏吩咐人，是叫送到醫院去的話。還有兩個人攔住馬頭，跪下道：「這個穆勇，在營當差有年，一向勤慎。此次橫遭慘禍，總求不要開他的名字。」祇見那押隊的點頭道：「自然，自然，這不必說。要是不好，就叫他兒子頂了卯罷。」這兩人說了一個「謝」字，便起來往前趕散閑人，讓這騎馬的如飛去了。

子厚看見，心裏暗付道：怪不得人家說中國的兵沒用，這樣看起來，真正沒用。你看人家放的炮，多麼利落。這炮臺放了幾個炮，還鬧出這個岔來，要是真正打仗，那不用說，就是那三十六著的上著了。」一頭想，一頭走。正想回船，走到三義公門口，祇見一位客人，正同棧房裏的茶房吵嘴哩。子厚不免站住，祇聽見那客人道：「不拘怎樣，中國人也得講理，外國人也得講理。我纔到，本來是想住六吉園的，你請我到這裏，你怎麼說的？東西交給你，是一件東西不得少的。我交給你不是八件嗎？怎麼就會成了七件呢？」伙計道：「放屁的話，你交給我明明是七件，那裏有八件？你想要訛人，那可不行。你要張開眼睛認認招牌，我們是英商的招牌。你也要曉得點輕重，再要胡鬧，我就去告訴洋東，辦你個無故訛詐。送你到縣裏去，打你一千板子，枷號在門口示眾。你當我辦不到麼？」

客人道：「洋商的招牌便怎麼樣？洋東難道也同你一樣的不講理？」伙計道：「別人不少，單是你少，可有這個情理？再者，你這樣混鬧，是明明毀我們的招牌，替我們回復生意。我們洋東要是生意不好，你可就按著日子賠罷。還有一句老實話對你說，就算洋東真不講理，你又怎麼樣？」客人見說他不過，心裏也有點怯他，祇得趁勢收篷道：「我並不是說你們藏了，怕的是混在別人的行李裏去，托你替我仔細找找。找到了自然頂好，找不到難道還要你賠不成？」伙計道：「沒有這大工夫。像你這樣客人，我不知道接過幾十萬哩。一個個都要我找東西，我當伙計的還要跑死了呢。」子厚在門外看了多時，忍不住進來解勸那客人道：「省一句罷。」那客人卻也不敢再鬧，祇得認了晦氣，借此收篷。

子厚便同他出來走走，問起他名姓，纔曉得是揚州郭丕基，有事到江陰去的，還是生平第一次出門。兩個人談了一回，揚州人是最喜吃茶的，就約了子厚前去吃茶。素日曉得這裏有一個大茶樓，叫做京江第一樓，便一路到了這座茶樓。果然起得壯麗，上面一塊橫匾是「京江第一樓」五個字。兩邊是一付對聯，上首是「大江東去」，下首是「淮海南來」八個字，寫得筆勢遒勁。子厚同丕基就打樓梯上拾級而登，揀了一付座頭坐下。堂倌泡了兩碗茶來，兩人細談心曲。

郭丕基肚裏很有點饑餓，就招呼要兩分點心。堂倌看了一眼，也不則聲，徑自去了。郭丕基還當他沒有聽見，又高聲叫喊堂倌，那知仍是不理，提著一個空壺已下了樓去了。郭丕基在揚州教場裏吃茶，那堂倌是和氣不過的，見了這個情形，不禁大怒，拿筷子把盤子敲得丁丁的響，也沒有人理他。停了一刻，堂倌又上來沖開水，郭丕基厲聲道：「同你說話，怎麼不理？難道你耳朵是聾的麼？」堂倌道：「我耳朵倒不聾，你眼睛是瞎了。」郭丕基道：「我同你說話，你不理，倒反頂撞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堂倌道：「樓上樓下，客人如許之多，也有個先來後到的。點心好了，自然要端上來。要早也早不來，難道我留著不賣，留著自己吃麼？吵也無用，總而言之，我們館裏不能為一個人升火。」郭丕基道：「放屁！」正要往下再說，堂倌也怒道：「客人放尊重些。」立刻把水壺往桌上一放，又道：「這是洋商的牌子，你要張開眼睛看看，不要說你，任憑什麼人，都不敢在這裏撒野，你還不配在這裏發狂哩！你嫌不好，你簡直滾出去罷，這裏不稀罕你的錢。你要逞凶，樓下的巡捕現成，你試一試看！」

郭丕基氣的發抖，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，敢這樣混帳，我打你這個王八蛋。」正想站起來打，堂倌早已走到窗子門口，朝樓底下呼哨了一聲。祇見一個戴紅纓大帽，手裏提了一個棍子走上樓來，卻是中國人。堂倌把手指著郭丕基，對他說道：「他在這裏混鬧。」巡捕便走上來，一把辮子拖著要走。子厚著急，忙上來解勸，陪著笑臉央告巡捕。巡捕道：「這是向來規矩，沒有情分的。」

這個時候，吃茶的也不少了。有一個有胡子的人，上來對巡捕說了幾句，這個人是認得巡捕的，巡捕方纔答應了，招呼叫他們會帳滾罷。堂信便走過來道：「兩碗茶九十二，點心兩分，一百六十，共計二百五十八，又打破盤子一個，作錢六十，小帳六十，統共三百八十文。」郭丕基道：「這是個小醬油碟子，不過十個錢。況且，我並不曾吃點心。」堂信道：「我們家伙都有定價。點心已是做了，你不吃不干我事，難道留給狗吃麼？」子厚曉得是訛詐，又曉得郭丕基舍不得，心上又要緊離開這裏，便連忙替會了帳，拉著郭丕基下樓。堂信還在那邊笑罵，這邊也祇得佯為不理去了。

走到街上，子厚道：「萬想不到，這堂信如此可惡。憑仗著洋人的勢，就如此欺負人，實在可恨！」郭丕基道：「這種堂信，要在我們揚州，早已被人打死了。他這樣的混帳，如何他這個館子裏還有許多生意？可也作怪。大約本地人是被他欺負慣的。我想，自洋人進來以後，我們中國的人吃的虧真正不小，總得要想個法子出口氣纔好。」子厚道：「這件事，照現在情形看起來，怕沒有翻身的了。」郭丕基道：「其實，總是中國人不好。他的洋布有什麼好，偏要買他的，難道我們中國自己織的布，穿在身上就有甚芒刺在背？他的洋貨有什麼好，難道我們中國的土貨，用在身邊就顯出拙陋難看？即如洋油這件東西，他的氣味是臭而不可聞的，我是最不歡喜。無奈人家都要點他，說是加倍的亮，這真是個天意。要是大家不買他的東西，他自然也不來了。要這個樣子一直不改，十年之後，你看樣子罷！」

一路談著，還走不到半里路光景，看見前面圍個圈子，閑人擠了不少。想進圈子去看看，那裏還擠得上？忽然間圈子散了，幾個人沒命的沖了出來，就有個巡捕似的將一人辮子扭著，望前拖去，後面還跟了無數閑人。有幾個像發惱的，有幾個像著急的，有幾個說說笑笑，像是不知輕重的，鬧烘烘的一群過去。子厚、丕基立在那裏，是曉得他們的利害，也不敢前去多事，隨後人也清了。

有一個畫空圈抹鼻頭的讀書人，在那裏低著頭，踱得幾步絕好的方步，直踱到子厚身旁，這人還不覺著。聽他嘴裏念著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難道竟沒有王法的麼？唉，放屁！放屁！」這人的「屁」聲未絕，子厚實在忍不住，便道：「仁兄請了。」這人聽見，連忙將眼鏡除下，似揖非揖的向著子厚道：「雪齋兄幾時來的？」原來這人號喚仁慕，聽子厚叫他仁兄，聲音又與他的朋友雪齋相似；況且一副近視眼，除下眼鏡，更加弄不清楚，所以竟瞎纏了一回。子厚見他是斯文一派，也就含糊糊糊的答應了幾句。

這人卻興高采烈的說道：「方纔被巡捕拉去的一個人，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弟。祇因抽上幾口鴉片煙，跑到洋街上來，到這煙間裏面開了一隻燈。後來還帳的時候，拿出一個小洋夾，卻放著兩角洋錢，拿來交與堂信。堂信說不出嫌他錢少，面上就裝著不願意的樣子。再把角子細看，卻是奉天省造的，就要拿掉換。但這小洋夾裏沒有第三角洋錢，祇得嘴裏說道，奉天不是中國的省分麼，你倒不要他起來？吵了一回，這堂信就喊了巡捕，拖出來拉到巡捕房去了。巡捕果然強橫，這鴉片煙有何好處？要去吃他則甚？弄到如此狼狽，不知他懊悔不懊悔？」子厚道：「堂信的權力，洋街上竟大到如此。」這人道：「不是堂信的硬，開煙間的人，說在洋人處做過細崽，會說幾句洋涇浜說話，同巡捕頭腦也有些認識，所以他們的堂信，也靠了些洋勢，就耀武揚威的做起事來。」

兩人講得起勁，那郭丕基餓得難受，將子厚的衣裳拉上幾拉。子厚覺著，就與這人告別。一路行來，沒找著個點心店，看見一個山芋擔子，買了二十錢山芋吃了。一頭吃，一頭說道：「我明天是要回家去了。」子厚道：「不是你要到江陰去嗎？」郭丕基道：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本是要到江陰找一個人，這纔出家門口四十里地，就是這個樣子。若再走遠些，我還有命嗎？況且，出門也要取個吉利，這種不吉利，還不如回去好。」子厚道：「那也不然，有正事總是要辦的。我還要到廣西去呢，這路不更遠了嗎？」郭丕基道：「我這人真糊塗，也沒有問你到廣西去做什麼事？」子厚道：「我是一個知縣，因為要到廣西去請咨文引見，這纔要去。」

郭丕基驚駭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大老爺，我還不曉得。我請教大老爺一聲，怎樣就可以做知縣呢？」子厚道：「有好幾種不等，並不一樣。」郭丕基道：「請你老人家說給我聽聽。」子厚道：「有的是中了進士，放的知縣，叫做即用知縣。這一班從前是極好的，所以叫做即用，後來各省人多，也壓下班去了。有的是中了舉人，三科之後，挑選一個知縣，這叫做大挑知縣。有的是拔貢考二等的，叫做拔貢知縣。有的是優貢考一等的，叫做優貢知縣。有的是打仗有功，或是出洋，或是辦河保舉的，這叫做勞績知縣。有的是銀子捐的，叫做捐班知縣，這些名目多著哩。」郭丕基道：「譬如捐的，要多少錢？」子厚道：「統通在內，也得四千銀子。」郭丕基道：「很上算。我看見我們江都縣的老爺出來，坐著四人大轎，前擁後衛，打著鑼，開著道，又是紅傘，又是街牌，他坐在轎子裏自在得很，很羨慕他。聽說他做一年，有好幾萬的銀子呢。照你這樣說，那不是幾十倍的利錢麼？」子厚笑道：「他是實缺，我那裏能夠？我們是候補，到了省，不知還要等多少年哩。」一路說說笑笑，早到了棧房。子厚便辭了郭丕基，自己回到船上。家人已打聽得，明天有招商局的輪船，子厚便招呼歸著東西。到了明日，便搭船到上海，取路往廣西去了。

要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